



09698

劉太司成文集卷之十一

吉水

劉應秋

和父著

臨川友人湯顯祖義仍父選

丹徒門人談自省季曾父閱

策

第二問

甲午順天錄

問古稱災異之來天心所以仁愛人君也
乃漢儒言事應宋儒不言事應其指孰
當漢儒志五行所為盭得失別善敗者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一

犁然備矣如畫謂無當亡論洪範即周
官保章氏與易說卦皆非歟而天變盡
歸之氣數歟乃春秋不書事應抑又何
也蓋曼倩陳象於六符弱翁表易於四
職少君徵詩於五際彼去古未遠必有
承也宋儒故言人不言天乃太極經世
兩書又何說歟夫占驗家其數難明其
義難曉要於効規警德弗可廢也我

皇上帝熙洽之運誕膺

乾顧方內晏寧比者天風地血雷震星弗火
河溢毛羽爲妖此亦周宣側身帝堯儆
予時也語有之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
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諸士其爲我深
挾天人之應參之往古攷之今日并陳
所以格天銷祲之道執事者將藉以聞
古今言天人之際有操必然之說者有操不必
然之說者曷謂必然之說漢儒言事應是已天
固未易測也銖寸而合之寧必無悟乎然吾弗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一

之敢非也曷謂不必然之說宋儒不言事應是
已說天固未易辨也執銖寸之不合而繩之寧
謂無當乎然吾弗之敢是也夫人見以爲必然
者慮無不懼也以其動人之懼心卽誕也猶將
存之而況其覈與夫人見以爲不必然者慮無
不翫也以其動人之翫心卽覈也猶將置之而
況其誕與何也天人一體也而人者又天地之
心也其惠迪也則休徵應之猶心安而體以舒
也其從逆也則咎徵應之猶心憤而體以瘡也

奈之何其岐言之也班孟堅作五行志采仲舒
向歆及眭孟夏侯勝之徒所陳行事臚列而畛
分之其於天人善敗之符可謂具備乃宋儒訾
以爲旁引曲取失聖人之意於是兩說交持以
至於今而儒家類多左袒宋者愚攷覽志所稱
述大要以金沴木應在不肅木沴金應在不乂
水沴火應在不哲火沴水應在不謀金木水火
沴土應在不聖我不敢知其分隸何如要以明
五行之樞縮於人事弗可易也以木不曲直其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一

三

妖服其孽龜其禍鷄金不從革其妖詩其孽介
其禍犬火不炎上其妖孽其孽羸其禍羊水不
潤下其妖鼓其孽魚其禍豕稼穡不成其妖脂
夜其孽華其禍牛我不敢知其分隸何如要以
明萬變之統括於五行弗可易也茲其說蓋宗
本洪範微獨洪範印周官志之矣保章氏之以
星土辨妖祥雲物辨豐荒十二風察乖和何其
微也又微獨周官卽易志之矣說卦之稱乾首
坤腹震足巽股坎耳離目艮手兌口又何辨也

乃宋儒直以春秋不言事應爲解則愚請有以
析之夫春秋魯史也天變非直爲魯也將以何
國應也春秋紀事以年天變之來或應在數十
年之後或兆在數十年之前如之何其錯綜而
紀之也蓋在春秋傳梓慎徵火於星孛伯陽命
亡於川震師曠占遁於歌風卜偃策犇於謠鷄
單襄推亂於步高叔向揲闕於視下彼所稱事
應何較著乎乃經特其綱焉耳而槩謂春秋不
言事應過夫不證之犁然類著之周官與易而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一

四

托於春秋之不必類著者以爲據茲益過况聞
魯災而決桓僖之廟見提壺童子而卜韶樂之
作觀一足鳥而知大雨之行書隕霜殺菽而曰
示天刑之戒卽孔子已鑿鑿言之矣夫漢儒實
有所徵而宋億焉者也漢儒寔有所承而宋創
焉者也漢儒晰理於數之內而宋儒索理於數
之外者也顧徂宋而絀漢也惡乎可大都漢去
古未遠儒者頗殫心天人之故跡其抒謨効規
遲遲陳說以儆主聽不盡於孟堅所盪別如東

方朔陳之爲六符則以泰階六星兩兩相比觀
色以知吉凶其說本皇帝其指則主諷君以無
侈苑囿黷甲兵魏相表之爲四職則以規衡矩
權分配四德各居一時其說本易其指則主諷
君以廣教化節授民事翼奉徵之爲五際則以
陰陽際會之歲時當反易政尚改革以應天心
其說本詩其指則主諷君以親親賢賢應天救
邪此寧可與衣彷彿緯雜讖數家言者同類而
並讓哉卽宋儒若周邵所著大極經世兩書綜
必朕矣我

五殊二實之變化推元會運世之終始非畫師
心絀古也彼惟學有源本乃爾亦足以明理之
皇上嗣曆以來天下業已蒸蒸太和乃頃歲災
異薦臻如所稱河溢火孽地血天風雷震星茀
毛羽爲妖詎可委於數之適朕而漫不加省乎
竊以爲變不虛生必有所兆惟昭德懲違可以
彌之愚非能習五緯之占明四兆之數獨爲執
事援天以徵人鏡古以方今而執事試垂聽焉

春秋書大水凡七舒向謂陰氣勝民愁怨也漢和帝時大水傷稼讖曰小人擅制依公結私今淮泗間幾置爲河所壞官民廬舍無算意者釜箸之勢漸成而節屋之愁歎無已乎晉永興時戈戟火光如燭解者曰火鑠金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今瀋陽諸衛宮前諸軍高樓爲燼矛端告煙比者西門晝災儻亦豈弟之風未洽而六月采薇之師未寧乎晉元康時呂縣流血百步解者曰赤祥也于寶謂且僵戶後八載而徐州大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一

六

亂往者吳越以地血告矣夫赤青赤祥兵象也今緬賊猖獗于滇南長昂繹騷于薊北丙兔信獮于薊寧倭奴蹂躪于朝鮮戎馬之場將無國殤未及忠魂未招戰骨未殮而新鬼未歸乎春秋六鷁退蜚風異也占者謂巽爲風發屋授木音怒也傳曰上區霧目用不容臣下厥罰常風今江淮之間怪風漂沒維楫之役半盡而元日異風告警豈其在宥之道未弘而忠直之沉鬱猶多乎晉義熙雷震廟 鳴尾占謂不親蒸嘗

簡宗廟也陳大建震萬安陵占謂聽讒言害正
人也 孝陵之柏往以震告茲又震穀壇矣無
乃七鬯之典弗親而姜菲之途未盡絕乎元帝
時雌雞化爲雄冠距鳴將唐文明間方內屢奏
雞變劉向曰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占又曰陰
乘陽也今延綏以妖告矣無乃煬竈之蔽積而
卻坐之規不聞乎魯文時星孛北斗左氏謂應
在宋齊魯之君夫宋齊魯何以當北斗說者謂
弟在三垣也晉泰始見紫垣而不寤魏建德指
帝座而不寤隋太業掃大微而不寤夫彗以除
穢布新斯異彌大去穢德圖新政則其救也間
者彗星掃華蓋矣無亦驚七筓而禱桑林咨上
帝而憂庶正乎夫天地之間何運而非吾神何
有而非吾魄何動而非吾氣搖翼得風鑽木得
火呵石得水斷蘆止暈是細事且與造化應也
而鉅可知也將霽夢火將陰夢水浮則夢飛實
則夢沉是茫昧之境且與造化應也而昭昭可
知也犀以望而角生蚌以晦而珠滅洛鍾以銅

山應商絃以蠶絲絕是庶彙且與造化應也何
況於人燕客之白虹齊女之零霜衛先生之蒼
隼宋景公之熒惑是一念且與造化應也又況
人主之於萬幾乎易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人
主致福之道無大恐懼者故昔之賢君至以災
異禱而賢臣且日奏四方水旱豈有譴告若是
而不一動震虩之思者乃區區避殿損膳忌飭
臣工之具文欲以祈格天銷禳譬猶以塵飯療
饑也必不然矣蓋愚綜覽古今陳規者率推其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一

八

義於顯白而獻諛者率遁其說於虛宵昔劉向
感五侯之氛推跡災異張禹乃稱聖人罕言命
不語恠神以禹而權向其指可判也王安石以
災異爲天數非人事所致富弼乃雜引經傳具
陳天人感通之理以安石而權弼其指可判也
此兩者人主宜何從焉語曰藥食嘗於卑藥言
獻於尊愚慮上惡切直下多忌諱必有借禹與
安石以眩主聰者故推悉漢儒之指而爲臆對

儻亦有裨於 袞職萬一否

問子言之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夫爭
黨非古也其叔世之風平為人臣而至
于爭且黨豈國家所宜有請徵往事甘
陵分部浸淫而成鉤黨之禍牛李構隙
煽以十六子清流之變慘焉洛蜀之釁
開蔓延無寧歲而國步從之說者謂漢
黨多君子唐黨多小人宋或以小人攻
君子或以君子攻小人或以君子攻君
子而竟為小人毆也不知孰為君子孰
為小人顛末可具陳歟方今

劉太司成集 卷之十一

九

聖明在御忠蓋滿朝大小臣工師師濟濟萬無
朋黨之慮間者意見少異畛域遂分不
無稍陵誅也深計之臣總總然以和衷
為請誠有遠心而戾氣未盡消雅道未
盡回其咎安在夫使在事者公且明其
疇為黨而言事者平且實疇得而指為
黨茲欲耦俱無頗交當乃心遵何道而

天下何以治何以亂曰君子進小人退則治君子退小人進則亂君子何以不常進曰小人勝也小人何以不常退曰君子不勝也君子何以常不勝而小人何以常勝曰君子以其自黨故府怨而又以小人之黨故勢不足以敵其怨故常不勝小人以其自黨故滋氣而又以君子之黨故得乘機以逞其氣故常勝夫君子之相締結無亦欲共起而維天下之治乃竟以階之禍

也則曷若公其心於天下而無以己與之乎蓋世知君子與小人異而不知君子所以爲君子者又自異世知小人與君子異而不知小人所以爲小人者又自異夫本以樸心持以質行不爲名高不爲厚利其心冲夷而不爲畛域其道蕩平而不爲訾讐氣定而不爲驕功成而無迹此君子之最醇者也見善而動聞名而起志有所激不規其後念有所顯不顧其成則猶在醇疵之間者也衰哀焉憺悻焉忿悁焉禱張焉利在

衆是或駕公議以濟其私利在獨見或排衆論以行其臆其術足以籠世其智足以順非則疵之疵者矣而疵之疵者恒有所託焉以自標此黨之所繇起也以身爲市以利爲窟犯其指而無諱其下流而不恥其臭可逐其垢不摩此小人之最淺者也與時陰陽隨波上下進無關於世退無聞於後則猶在淺濶之間者也險如山用疾如風雨勢如鷹隼幻如鬼蜮其居處足以

以道而爲盜則濶之濶者矣而濶之濶者恒有所比焉以自固此黨之所繇起也夫君子無私如天地可見如日月何黨之與有乃有君子而爲黨者其志旣合其道未融也有小人而爲黨者其味旣同其韞自堅也有小人而黨君子者其事可附其心可疑也有君子而黨於小人者其藪可襲其叢可借也有君子而不與君子黨者其揆誠一其意誠遠也有君子而攻君子者其見相左其氣未降也有小人而攻小人者其

聚如蠅其噬可反也總之皆不能公其心於天下而以已與之者也請借前事爲喻漢之有黨也始于甘陵二部兩家賓客互相詆訶釀于汝南南陽以法自喜成于顧廚俊及諸賢議論相高公卿畏避而其究不足以供侯覽曹節之二逞是君子欲勝而卒不勝也夫小人何厭之有諸君子以其類與國事爲注也則何益矣彼所謂善善同清惡惡同汗者不可易也顧以同生憎以憎構爭以爭取敗則黨之爲禍也是所謂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一

十二

亢龍之悔者也唐之有黨也始則任文相煽繼則牛李相擊而卒之則以國事徼幸不足以塞清流之淵是小人起遍攻兩敗之道也夫任文訓注無論已牛李身爲大臣以功名顯而認認然權相傾也智相軋也致使人主難於河朔之賊國事何賴焉彼所謂正人以邪爲邪邪人亦以正爲邪者不可易也顧正正邪邪是是非非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孰從而正之是所謂玄黃之傷者也宋之有黨也眉山洛陽意見偶

異互相陵誅始以君子攻君子而卒之元祐示符或五十餘人或百十餘人或勒之碑或榜之朝堂或禁錮其子孫是諸君子以身爲膏而爲小人消也以身爲鏤而屬小人腹也彼所謂今以前爲黨後以今爲黨者不可也夫前之所是後之所非後之所是前之所非悠悠之議迄與國步相終始則諸君子之自閱於牆也是所謂困於蒺藜者也嗟乎使漢之黨人而皆如郭林宗申屠蟠也則君宗之名不立而漢祚不移

矣使唐之黨人而皆如李漢之裴中立也則十六子之號不出而唐社不屋矣使宋之黨人而皆如呂大防范祖禹也則三黨之標榜不分而宋黜不南矣奈之何君子不能無黨而黨人之不皆君子也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黨人不足惜也攻黨人者不定惜也如國事何今天下聖明在御忠盡滿朝內無節覽之姦外無佞文之孽大臣無牛李之欲小臣無訓注之誕賢者

無洛蜀之壘而不賢者無京貫之毒狀而論事

則相甲乙也論人則相郢越也論迹則真贗難分也論心則黑白未剖也水火之形已見左右之祖漸成宐乎執事之有淺咨也爲今之策愚以爲上之宅心宐公而下之持論宐平也愚以爲上之濟事欲明而下之覆事欲實也上不公則下不服下不平則上不服以不公之心箝不平之口則愈防而愈潰而黨自上生以不平之論程不公之事則愈煩而愈支而黨自下生以不明之斷格不實之說則欲制其下而下愈不

可弼而黨自上生以不實之心眩不明之聽則欲罔其上而上愈不可罔而黨自下生夫衆實有耳不可塗也衆實有目不可障也我游意於法之外卽欲庇一人撓一人衆不與也我爲惠於法之內卽欲寢一事興一事衆不與也衆不與則君子備責而小人因之以爲招因之以爲罔何以祛黨自我樹也我不爲叢將誰藉乎我不爲嚆將誰射乎故上貴公也上誠公而下不可爲黨也事無全是亦無全非論事宐平也人

有大德亦有小過有顯類亦有微長論人宜平也吾欲摘其瑕併其瑜而捨之而人且不信其瑕吾欲揚其妍併其媵而美之而人且不信其妍人不信則君子相疑而小人因之爲厲階因之爲怨府雖欲爲黨理不勝也繩不能直而枉木可斲乎準不能夷而高科可削乎故下貴平也下誠平而上不得謂黨也偏視生奸視非一目偏聽成亂聽非一耳一事未興而或詡之旋即起之或沮之旋即寢之是見事不定也一人

未用而譽言至旋即錄之毀言至旋即罷之是見人不定也見不定則我不敢持而君子因之以立名小人因之以市利何以散黨自我固也我知其爲市誰得誑之以爲虎我知其爲蛇誰得誑之以爲神故上貴明也上誠明而下不可爲黨也實見得是勿務矯之以非實見得非勿務矯之以是未見其人卽雌黃其人未知其事卽讚毀其事將誰與我可以爲名人皆喋喋不可爲名人皆墨墨將誰與我不與則我有愧

心而君子因之以誅實小人因之以擣虛雖欲
爲黨數不勝也我且爲璞而人謂我朴乎我且
爲鼎而人謂我膾乎故下貴實也下誠實而上
不得論黨也約而論之黨之迹不在上而在下
黨之名不起于下而起于上上之人毋務勝之
而思以已之下之人毋苟避其名而務融其迹
方之于漢吾不願今日有俊顧廚及何也有俊
顧廚及則必有節覽俊顧廚及可言節覽不可
言也方之于唐吾不願今日有牛李吾不願今

日有訓注何也爲牛李則必爲訓注清流可濁
濁流不可復清也方之於宋吾恐今日未必如
晉山而黨于蜀未必如洛陽而黨于洛未必爲
祥符之君子而釀成元祐之小人何也君子未
必真小人未可知也嗚呼真知其賢何必已之
同真知其賢何必已之不同真知其不賢何必
已之異真知其不賢何必已之不異真有當于
人心何必爲名何必不爲名真有益于國家安
知其利安知其不利真知其爲是何必一人是

之天下是之真知其爲非何必一人非之天下
非之蓋在易曰朋亡得尚于中行則不爲黨之
說也曰渙其羣則使人不爲黨之說也然愚以
爲有同人于野之心而後朋可亡有顯比之道
而後羣可渙愚不勝漆室之憂敢以易之四言
爲

今日獻

第一問

乙未武舉錄

問師者衆也故兵法十圍五攻上矣而古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一

十七

善兵者往往用少摧衆其最奇者以二

十八騎期山東爲三以三十六人立功

三十六國以四騎蹈壘誘賊數千騎破

之以五十騎破虜五十萬何巧也乃或

老於兵至大舉也而屛或銳於寡至馭

衆也而窮故有過三百乘則不能以入

加三千人而亂者有以八十萬敗於赤

壁以百萬敗於淝水者衆固不易用歟

臣單趙奢之論兵或主衆或主寡秦王

翦唐李晟或以二十萬人顧請益或以
五千人顧請損彼皆名將何用之懸殊
哉將衆寡奇正未可一端盡也今士以
今之兵衆耶寡耶用兵者能寡耶能衆
耶夫兵莫病於有衆之形而有寡之實
廼用兵輒諉曰寡而馭之復虞其衆則
將尢病焉要之衆寡何常在將能否善
用之且不厭寡蓋虞衆哉法曰治衆如
治寡分數是也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
爾多士於分數形名習講之矣其爲吾
言所以用衆寡者

愚聞將猶醫也醫之攻疾也有聚衆藥而重投
有操單劑而獨理要以應候合節奏功見效能
存亡生死而已不問所爲治者何如也故國工
不同技名將不同用利用衆則不必寡主衆可
也利用寡則不必衆主寡可也主不同而用同
用不同而勝同百萬可勝一旅可勝歸於因敵
制變擇利而動而無所膠焉將之善物也蓋衆

寡之用所從來遠矣古之論兵而主衆者趙奢是也主寡者田單是也單之論曰帝王之兵不過三萬用衆者坐而自困之道也奢之論曰以三萬之衆應強國是以吳干之劍薄柱擊石也故單不服奢之用衆奢亦不以單爲知兵二子者皆名將也顧其持論懸矣秦以二十萬伐楚已衆矣而王翦請益也曰非六十萬不可唐使李晟將五千人擊吐蕃已寡矣而晟請損也曰第以千人往二子者皆名將也顧其作用殊矣

愚以爲論有兩持而用則各適苟不惟其適而伸單之說以用奢則必爲單之所以詘取翦之衆以授晟則必不能爲晟之所以勝是兩蔽之術也今稱衆難者必曰衆必掃境掃境不足必且廣募卽白徒不可旬朔得則集難積時大舉決筴輿人內自洩而外益其防勝先傳而敵乘其郄則密難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不飽不可戰而飽之必內殫貲殫殫而國也困則饑難所部旣繁蜂屯蟻聚夜動晝謹亂行干紀不勝鞭貫

則戢難連營結柵指臂不運首尾不應進難並力退乃有辭則用難斯之難難在衆者也稱寡難者心曰寡遇寡易與耳以寡當衆我弱敵勁升水當原火則難抗也彼恃其衆無所不攻則我無所不備備多益分雖鞭之長能及馬腹乎則難備也大木之標無不糜多財之賈無不善彼以百千綴我分道更出腹背受困則難支也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彼卽不利以百千委我合燼借一彼猶有餘我猶不足則難收也

斯之難難在寡者也然而寡之難終不若衆之難也何以明其然也昔者淮陰侯論諸將能否各有差至高帝則曰不過能將十萬自謂則曰臣多多益善由此言之衆豈易言哉故子玉之剛也薦賈謂其過三百乘不能入也爾朱兆之膽決也而榮謂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也譬之器然受以龠合則龠合而滿也受以鍾釜則鍾釜而滿也器誠有極也曹孟德之以八十萬敗于赤壁也符堅之以百萬敗于淝水也彼皆

老習兵而以衆敗也譬之操舟然卽長年三老
凌風濤而操萬斛之舟亦不能無拙也技各有
宜也自古禽將覆國奇勛顯伐往往以衆得之
者什而一以寡得之者什而九項羽之與漢接
也大呼馳下期山東爲三纜二十八騎猶曰鹿
鋌走險也唐文皇誘敗竇建德僅四騎猶曰天
授非人力耳若班定遠以三十六人威行三十
六國岳武穆以五千人破虜五十萬用愈寡關
愈衆所樹愈奇譬如博者家無擔石而擲百萬

劉太司成集

卷之十一

二十一

彼以衆敗者所謂金注而昏者也然則衆寡難
易之分可見於前事矣雖然兵非衆與寡之謂
也衆而爲用則衆衆而不爲用則寡寡而以有
形用則寡寡而以無形用則衆故衆寡之用微
乎微矣未易識也今夫一人學戰教成十人百
人學戰教成千人威厲之如魯之枚焚澤賞誘
之如范氏之愚商丘不必衆爲之教也耳一而
不駭目一而不矍心一而不攜如轉軸而衆輻
並行引綱而萬目齊張不必衆爲之制也一膠

之投則萬夫醉心一語之溫則三軍挾纊吮一
卒而人爭死矣不必衆爲之拊也夫然則百萬
可使爲一人百萬之心可使爲一心一呼而至
一麾而應故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兇
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圍居而方正則若
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是善用衆之術也今天行
則成陣止則成列卽數十人而前茅後勁中權
犁然皆具則寡而足也五指更彈不如拳手之
一扶萬人更進不如百人之齊至積氣并力獨

劉大司文集

卷之十一

二十一

往獨來莫之能圍則寡而足也匿形以眩之迭
出以亂之多方以誤之曳柴可以敗荆採樵可
以致絞沙可量牛可突却埽可扞城攢炬可走
虜後發先至今垂其所之則寡而足也夫然則
一人可爲萬人可使一人當萬人如兔之脫敵
不及距如雷之震耳不及掩閃爍變化莫之窮
詰是善用寡之術也故孫子曰治衆如治寡分
數是也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此之謂也請以

近事明之

高皇帝奮起淮甸一時梟俊之士如雲如雨然
善用衆者無如中山王達善用寡者無如岐陽
正文忠

上嘗諭羣帥曰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有紀
律得爲將之體無如大將軍達宜專主中軍當
其碎勁吳驅孽虜常總師數十萬戰勝攻克故
曰中山王善用衆龍潭之戰李伯昇以二十萬
寇新城或以衆寡不敵宜避之文忠曰以衆則
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我敵何避爲下令曰彼
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禽也遂大
破之卒以亡吳故曰岐陽王善用寡

劉八司成集

卷之十一

二十三

文皇帝內靖外討亦有虎臣者定厥功其善用
衆者無如定興王輔善用寡者無如莒國公遠
輔之征交趾也統二十五將軍兵八十萬人攻
敵七百里之柵破壁覆巢禽渠率郡縣其地可
謂烈矣故曰定興王善用衆遠以八百騎哨葦
城也葛進所領踰萬繫馬林間意已無遠矣廼
分兵潛出解縱敵馬一擊而殲之

璽書褒勞稱爲明將故曰莒國公善用寡於乎
戩矣故駕方召而軼韓彭矣二百年來蒙安襲
平戎伍空耗金版六弢之言寘而不談比歲東
西之警羽檄交馳當事者提大將印左右盼無
所屬銅虎竹符之使四出徵發議兵議將紛然
未得其要領類

天子神武遂以集事愚有以知其說矣寧夏之
役我師烏集大帥監督十人一瓢患在衆而不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一

二十四

賜劔甫頒劉曄授首則渙而一之使衆之道得
也倭氛正惡我師遠援什不及一患在寡而不
敵然靄旗方指堅城立顏蓋乘銳疾攻及其未
定用寡之算合也雖然二者特戰而勝耳法之
云乎戰而後勝非戰之善當今日而圖所以勝
人於未戰屈人於不戰者宜何如亟耶儲胥斥
埃雲擁星列殫天下物力飛芻輓粟食吾士而
不給動曰患衆然核之以伍符尺籍能盈額乎
卽不盈而存者能執銳持滿乎卽能之見敵能

前鬥乎鬪能勝乎則奚直衆之患將實其所爲
寡者而不得也烽火燧燔狼狽無策捉衾見肘
左枝右梧動曰患寡然付之以數十萬衆能一
一如軍政乎以應敵能如左右手乎夜半驚能
堅臥無動乎羣不逞挾衆而譟能制其命乎則
奚直寡之患卽衆而可與領此者誰也然則雖
謂之無兵無將可矣愚以爲無兵無將者數固
具而人非乏也特不善用故耳誠反今之弊而
善用之特求之無兵中而兵在矣求之無將中
劉大司成集卷之十一
二十五

而將在矣方倭之寇浙也浙兵大者覆小者却
已乃勝倭而天下至今稱浙兵爲銳動徵兵於
浙夫浙猶昔之浙也而兵有強弱則戰之習不
習異也由浙事推之故知天下非無兵也今之
戎帥有以邏騎起者矣有以列校起者矣卽非
古名將比而驍悍敢決亦有過人者由二三帥
推之故知天下非無將也誠由此廣之選將于
將而展其材選兵于兵而作其氣兵良則什伍
之間已儲名將將得則顧盼之頃皆成勝兵耳

兵而衆寡惟所用有將而衆寡惟所異矣則分
數形名者閫以外事也豈

廟堂之所急哉

第二問

乙未武舉錄

問兵之設也所以建威銷萌自昔聖王觀
盛衰度得失而爲之制其來久矣遠代
亡論漢兵凡三變唐兵亦三變宋又裂
而四之盛衰得失之繇粲然可睹試舉
其槩漢南軍衛宮城調自郡國北軍衛
都城調自三輔其意何居已發中尉卒
擊呂嘉發羽林擊羌已又罷都試京兵
累出不已勞歟唐簡天下精銳屯京師
率以月更宋戍卒皆禁兵分屯間升三
邊兵爲禁軍不稱煩何歟

國家監酌往代分府置衛內有京營以充禁

旅外有九邊屯戍以固疆陲法加密矣
而耗蠹萌起說者謂京兵患在驕驕而
成餒邊兵患在餒餒而得驕其故安在

往議臣當以更番出入請而主議者力
言不便便不便可悉言歟卽無議更番
欲使驕者有制餒者可作抑別有便計
歟或謂京操故虛何以實之邊軍故輕
何以重之而或者又虞其善諱且病徂
也酌虛實輕重之衡而善操縱之計將
安出今天下未能去兵諸士投戈而來
必有以也其爲析京邊之弊源圖安攘
之長策要在言可績耳不第以文徵也

執事念戎事而策所以實京兵重邊兵倘亦謂
兵實而後國實兵重而後國重乎斯安攘之至
計而匡濟之深思也愚何足以知之雖然亦竊
有槩於中久矣請悉今驕餒之弊而後議所爲
虛實輕重之原夫兵欲勁也而又虞驕欲馴也
而又虞餒然勁者多驕馴者多餒理勢固然迺
至驕而不勁餒而不馴將焉用之在上者寧能
泄泄不爲計乎試徵以往事周禮王六軍六鄉
六遂各二十五軍大司馬統六師實通鄉遂之

軍更休而迭調之故徵發不勤行役不勞守固戰克制莫善此矣嗣是若漢若唐宋雖代自爲制其得失可指而數也漢南軍調之郡國北軍調之三輔新故番土而期門伏飛諸校時出擊羗戍朔故漢初兵稱精焉自土得世爲期門羽林又募民入粟補金吾緹騎而兵敝矣唐諸衛府兵月一番上其更戍遠者或至三千里國有大師則下符發兵令大將統以行故唐初兵稱精焉自府兵更爲彊騎募市人入衛而兵敝矣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一

二十八

宋收天下勁兵置禁軍宿衛外有警輒率以赴之而諸廂兵驍健者時挑爲禁軍故宋初兵稱精焉自募兵充禁旅諸軍聚食嘗百萬而兵敝矣繇斯以譚兵未有不以交習精而以偏處敝者也交習則內之居閑者時出而用其才武外之保塞者時入而休其勤瘁偏處則內常偷于翫敝而無鬪志外嘗苦于暴露而有二心譬之馬時其刷秣節其羈筴卽凡馬可以致遠或日繼之圍櫪或日試之險巖雖良馬鮮不蹙此用

天下之大權也

國朝京營之制稱正兵者不下三十餘萬而諸邊戍兵亦不下百數十萬內寔雲屯外若綺錯核之彌寔優之彌重初制豈不謂善迺今則有交敝不可詰者說者謂京軍患在驕邊軍患在餒夫使其驕而勁得一賢將馭之可用其勁而化其驕餒而馴得一能將馭之可用其馴而振其餒乃今驕者未嘗不餒餒者未嘗不驕蓋古役之弊與將失其御軍士以文月爲故常簡閱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一

二十九

稍嚴輒忿焉而訂而方且撫捍卒如驕子彼謂無奈我何而又日坐廩不試之行間也卽伉健化爲脆弱矣是驕所以成餒也款撫之議堅士無所用將領以侵牟爲故智餉結非時多萎焉而餒而方且疾債師如仇讐其鷙悍之氣類不加之虜而加之帥也卽陽唯唯而陰眈眈矣是餒所以成驕也京軍似勁而實餒邊軍似馴而寔驕是故一則等魚麗於兒戲一則望狼煙而鼠奔其餒一也一則藉口腹削而譁禁地一則

其心跋扈而啟重臣其驕一也交敵則互交振
之計非更番不可何則京之月多在卒邊之月
多在將百孔千端莫可究詰茲肅隊而出肅隊
而入能五爲十而十爲百乎更番而簡覈可明
也京軍嘗飽邊軍嘗饑內縱外憤其患叵測茲
瓜時而出及瓜而代疇任德而疇任怨乎更番
而若佚可均也士不練則戰爲嘗不戰則練亦
虛其於寧內警外兩無藉也茲營軍出而以戰
爲練鎮軍入而以練爲戰練有左契而戰非委
敵矣更番而軍旅可精也內不試則思距躍外
以疲則忿居息其於蓄銳宣威兩無當也茲令
營將驍者出而習邊事邊將勞者入而習營務
內得自表陞而外可弛負擔矣更番而將帥可
勵也愚故曰更番便也朕而衆且籍籍言不便
者彼蓋睹其害而未究所以制之也則愚請緩
頰爲執事者熟筴焉夫京軍素恒脆一旦出之
當虜遂披靡損

國威奈何曰不朕夫虞其靡也將養之無用乎

儻畿輔猝有意外之警詎亦虞其靡而不令一
親天石也士卒無常強亦無常弱嚴其教演明
以誅賞計且賈勇先登矣何虞靡也邊軍素挑
易一旦入而就羈遂桀鷩不用命奈何曰不朕
夫虞其鷩也將聽其自便已乎儻

國家卒有徵發之役詎虞其鷩而不一調遣也
人情多趨利又多惡害優其餼稟加之銜勒計
且委首奉約矣何虞敖也京軍出如鳥之逸樊
也邊軍入如獸之走市也道路繹騷所在橫恣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奈何曰不朕紀律謂何耳擇營將之才者制其
出而聽之督府擇邊將之才者制其入而聽之
戎政著爲

令令內外互爲提衡而奚橫恣之有京軍出如
鳥之離巢也邊軍入如獸之入柙也道路仳離
所在困絕奈何曰不朕撫卹謂何耳京軍率五
年一遁出而領之營將之廉者邊軍率十年一
遁入而領之邊將之廉者著爲

令令分番率於近鎮而奚困絕之有京軍之出

有齊邊軍之入有犒糜費不貲奈何曰不狀兵而驕且餒卽株兩皆爲虛糜兵而勁且馴雖累鉅萬固經費所不靳也三營歲選萬人以出積十五歲而勝兵可五萬列鎮歲選萬人以入積十歲而勝兵可十萬視今之虛糜不啻霄淵矣且覈其冒濫者倍結其驍銳者將兵精而餉減而奚糜費之有夫更番之便若彼其無不便又若此不便之議毋乃憚更始而難動衆乎夫器不習則敝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今天下之兵

敝也極矣解絃更調正惟其時獨奈何膠拘孿之習見忽金湯之遠圖避紛更之細嫌忘綢繆之大計也無已則愚又有說焉京軍故虛虛故積玩生驕故救虛之敝者以實邊軍故輕輕故積怨生餒故揀輕之敝者以重爲實之之說者曰清營伍是矣顧以爲營伍卒未易清恐遂譁而不可戢也則莫若以教之之法清之以舉三營之籍僅餘十萬團操之期不踰數月其敝也且不諧進退手不習擊刺蓐食而入視蔭而出

以爲故事甚者詎市人爲兵而又以兵爲市大帥不敢問監臣不敢言邇年以來半不受甲欲

求抗旌揭竿射石飲羽之夫安從出乎儻

聖天子赫朕下討實之令器械必精伍兩必飭又歲歲調邊將中才畧兼優者分隸而程督之而游惰者法詭竄者法擇其驍勇絕衆者待不次之用其次一技一能亦錄之以備驅使乃後徐召其下者而激之苟老弱不可激者則裁之餉焉可也甚則汰之籍焉亦可也而何虞其譁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一

三

何者彼譁譁者寔不欲譁而又無所挾以共譁也是則責其寔所以濟其虛將京兵之有勁而無驕也此一策也爲重之之說者曰厲戰士是矣顧以爲戰士卒未易厲恐終狃而不可起也則莫若以利之之道厲之也自馬市開而疆帥不敢言戰自戰士沮而塞外無所幾利其敝也剝中國以厭夷狄棄邊氓而長寇讐恣虜所入恣虜所出無能以一矢相加遺甚者彫甲頽戈破斧缺斨不利禦寇而利爲寇不利當虜而利

昭虞邇年以來幾無固志欲求投石起距斬關
擊旗之士胡可得乎倘

聖天子憫朕弛開邊之令不以無事爲功不以
生事爲罪又數數簡大將之猷望素著者董治
而鼓舞之而捨虜者勿問斫營者勿問覈其殺
傷最多者視上功之賞所獲子女輜重盡給之
以示誘勸乃後徐討其慵者而法之苟跳梁不
可法者則鞭筆之馬可也甚則刀鋸之馬亦可
也而何虜其狙何者彼攘攘者實不欲狙而又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一

五

無所樂而終狙也是則重其利乃使之輕其死
將邊軍之有馴而無侮也此一策也夫朕後

輦轂之下人思對壘塞徼之外人懷挾纊中外
之相倚也若輔車朕緩急之相援也若臂指朕
無事而分屯挑練也則如宋有事而入衛出戎
也則如漢更番而以歲易月以近易遠也則又
酌之唐卽不朕而內者強幹外者壯藩無不得
也有漢唐宋迭更之利而無漢唐宋積弱之患
豈其不實不重之足憂而愚又以爲其要在擇

將夫將者社稷股肱托焉三軍耳目屬焉一不
得人則將損實以爲虛而見上之詰之也則又
飾虛以爲實將削重以爲輕而懼上之繩之也
則又詭輕以爲重詰之愈嚴飾之愈巧繩之愈
急詭之愈工聲實不相覆將卒不相能欲使無
譁且狃何可得也故爲今計內擇將無專任統
統統不專任則有功可增級有罪可奪秩人
人思自砥於勲名而外擇將無徒徇邊才之名
不徇邊才之名則貪饕不逞者無所緣而用而
沉毅勇略之士不至困草澤而不得伸然後京
與邊之驕餒可得而振也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一

三五

劉大司成文集卷十一

不孝男同升編次

劉大司成文集卷之十二

吉水

劉應秋士和父著

臨川友人湯顯祖義仍父選

丹徒門人談自省季曾父閱

啓

上政府諸公啓

橋門講業昭文教之偉觀璧水橫經極師模之
妙選益留都故稱首善而司業實貳成均濟濟
佩衿環緹帷而瞻楷範雍雍察案列鶴序而祝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乙

螟蛉自非實中其聲何以待叩如響亦維文合
於行乃可登高而招詎意孱材猥承重畀感深
知愧寵至若驚恭惟閣下德盛阿衡師爲尚父
叶符魚水應五百年名世之期輝映麒麟逾廿
四考中書之望豈惟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安
孟固已竭其股肱而回造化于指掌以故忠誠
貫日則伊陟謝其緝熙平格得天則巫咸遜其
保乂允矣三朝之彛鼎褒然百代之羽儀然且

凡几碩輔休休朗鑒開公孫之東閣共羨多士

之雲從解晏子之左驂不忍一夫之隅泣遂因
乾坤大造致蒙茅茹兼收竊念秋質負亡奇學
慙不殖探書東璧荷冶鑄之有年冗食大官曾
鞮線之無補頃方懲於往謬遽浸冒乎殊私光
借蓬瀛鐸分離序豈良工不遺於席楔乃惡木
忽被以青黃自分行能誠無所取譬諸飛走庸
或有知敬奉嚴程敢辭迅邁由長途三千里而
趨

新命以李冬十八日而抵舊京念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二

高皇建學之初翠華在望憶先賢講業之地臯
比儼臨亦步亦趨祗恐短晷之難續不模不範
行憂技鼠之易窮雖身在環林重辱門牆之槌
李而心懸綸閣遙瞻簪珥于雲霄敬陳不腆之
詞用布無文之敬所願俯憐嵒窟曲賜陶甄卽
微軀莫答于生成而沒齒敢忘于高厚有懷跼
踏益切凌兢

上宮坊啓

東璧探書荷陶鎔之有素南雍講業叨簡任之

非輕寵溢津涯感深慚悚恭惟閣下奧邦良弼
命世真儒依日月而補山龍功方弘於啓沃躡
風雲而作霖楫望逾重於平章誠昭代之表儀
實詞垣之領袖伏念秋學落不殖質窳無竒猥
托羽於上林獲執鞭於後乘對木天而跼蹐自
憐半豹之莫窺瞻星履以步趨祗恨短晷之難
續頃方懲於往謬敢妄覲乎殊私仰藉吹噓兼
收茅茹橋門鼓鐸分天祿之餘光璧水橫經徼
瀛洲之微潤逮僕夫之旣載儼祖道之辱臨一
劉太司成集 卷之十一 三

顧爲榮十朋兼錫撫已實知其忝越銜恩載切
於屏營祗畏嚴程寧辭迅邁由長途二千里而趨
新命以季冬十八日而抵舊京重惟楷範之難
勝竊恐螟蛉之易肖五陵春色敢虛辱於門牆
三府佩聲猶搖颺於夢寐雖無毛羽亦有肺腸
所冀曲示裁成俯垂鞭策員以規方以矩矢自
渴于涓埃尺之短寸之長願并包於高厚

上許座師啓

抗言辭寵得謝歸榮具瞻之象巖巖方當上輔

所居之名赫赫彌有後思豈徒進退之光寔係
安危之重望傾寰宇慶溢門牆恭惟老師閣下
一代真儒三朝碩輔苞元符而嶽降乘景運以
雲從典制冊於玉堂煌煌珠璣五萬育英才於
璧水濟濟桃李三千校士而期拔歐韓多士霞
蒸霧滃籌邊而計從衛霍九邊雷厲風行深惟
儲位之久虛密呈大信之當踐事求濟於國寧
論群議之異同誠可格於
君違惜此身之去就雖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四

神器終當主鬯奈

皂穹不照予衷欲徇臣民之心恐遲

宗社之計託微病以請沐期收取日之功寓謝
疏以紓忠冀效回天之力身離魏闕夢遶彤庭
精忠無媿於姬公羽翼奚煩乎漢叟秋等李谿
弱植蘭谷幽蹤分後乘之餘光鴈陣偶聯於舊
國瞻高山而仰止鳧趨莫遂於新都敬勒蕪詞
用申芹獻邊陲馳羽檄豈能臥安石於稽山驛
路擁蒲輪會見召谿公於洛水中書二十四考

小數于儀長安億千萬家再瞻君實

候許座師啓

仰惟老師身雖隱而名愈高志未伸而策已定
頃者西事然眉稱文靖先幾之哲

聖心扼搯有司馬再相之思方納履而未遑已
賜環之可待物情共屬秋念更殷所願加意勉
食無忘定難聊効野人之獻兼陳杞國之憂款
款莫罄依依在望

賀賈座師啓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五

紫宸渙號賈旌帛于丘園

丹詔疏榮擁蒲輪于塗巷固已動鷓鷯行之喜
色而況在牛馬走之後塵驩然同辭薄言勸駕
恭惟老師門下材猷膚碩器度汪洋玉質金相
德音雲臺之瑞水懸雪跨寒生烏府之威珮雙
劍以舒紳光搖廬嶽馳六轡而問俗道載福星
三院峻班方藉

朝廷之柱石十年環堵自甘泉石之膏盲士論
以久而後明公望因恬而愈重雖富貴儻來之

物於我浮雲乃神明對越之心有如皦日類推
白簡蚤慰蒼生類

皇鑒之揆留奉恩綸之寵渙望君如歲彈冠不
獨故人用汝作霖

賜環尚有後命何妨君子登庸之晚所喜清時
選用之公秋等猥荷陶甄並成羽翮悵阻光儀
之既久翹跂烏履之將還午聽宣麻不知折屐
金蘭紆夢風懷葵獻之忱燕雀有依敢後屢成
之賀屬炎曦之迫候正旌騎之戒途嗟言節宣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六

勉膺茂眷

請賈座師啓

卞和三獻誰識連城伯樂一過遂空冀野蓋知
已之遇自昔稱難而成我之恩與生者等恭惟
老師門下人倫冠冕士類斗山初縮竹符河上
共稱神明宰繼持霜簡殿中幾見獻納臣昨者
乘驄南州之間掄材豫章之域矢心籲曰冀登
荀氏之龍爲

國薦賢寧植狄門之李秋等息以六月幸借翰

於高風策之前驅因比翼於絕足材雖慚於得
五誼固不忘在三誓竭捐糜莫罄報答肅陳賓
燕衽迓僊騶澗藻溪毛敢附大烹之養一獻百
拜睠言先進之從接高會於上都三台動色冰
清風以竟日四座生輝仰藉寵俞曷深忭躍

候沈蛟門館師啓

台垣星迴承湛露於黃扉海屋春明振清風於
綠野爰瞻雲而結戀遙向日以抒懷

宸眷彌殷斗思倍切恭惟老師閣下爽邦良弼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七

命世真儒藝總黃樞藻鑑輝聯八座謨毘紫極
銓平價埒三台萬年曆筭正際春祺三殿賤花
遽稱晝錦方詢謀於太宰荐致溫綸乃睠慕於
高堂斲辭文石寵承天上侍鳩杖以騎龍樂極
人間嬉鵷褊而弄鳳迹似寄於小隱望逾重於
平章秋久荷陶甄深慙器廠勸東山之駕芹私
日注於宮牆稱北海之觴寸縷未伸於几席有
懷吹萬莫報在三聊陳不腆之詞用布無文之
敬所願傾葵藿於愛日慕

君如親陟岵岵以祈天輪忠爲孝將棟隆道茂而椿樹交加袞補功高而斑衣增耀矣

候李座師啓

恭惟老師抱經文緯武之猷負濟川作霖之望迺者栖真蟬蛻寄跡巖居業有年于此矣頃國步多艱動稱才乏而井渫不食野有賢遺廟堂需推挽之公世路過陸沉之險徒有心惻莫爲手援顧賢者豈堪久淪王明行且受福勉慰蒼生其如之想慎愛吾道不貲之軀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八

新命有期崇勛無量秋緬懷舄履遠曠起居雖寤寐之徒勞欲步趨其何自未遑一介附布短棕鑒此無文矜其不腆所私願於下執乃搖旌乎上台

賀張洪陽相公啓

簡命真儒晉參大政蓋先憂後樂久注意於安危而當軸處中實兼資于謀斷光生鼎耳懼動泰茅恭惟閣下忠結

主知道先民覺春容爾雅擅西漢之文章沉毅

端方振東都之氣節二京賦就峻登麟角之科
十策條陳蚤負鰲頭之望初執經於鳳幄尋講
德於虎闈斗山在當代之先型范高斯文之右
允惟一德宜宅百揆爰自巖扉荐登鈞軸天開
綸綍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雲擁旌旄以元宰兼
師保之任中國相司馬折衝威震於壇裘漢室
拜留侯談笑功成於羽翼瞻言舊學副此具瞻
熙然春天下之秋廓爾泰邦家之否昔文貞文
憲有社稷之功而道焉罔顯泊文莊文恭以淵
源之學而施則尚屯豈非常之業必待非常之
人而無窮之基厥有無窮之聞望公如歲用汝
作霖克邁前修乃稱獨步秋李蹊弱植蘭谷幽
蹤蚤御龍門敢托言于臭味式觀麟閣幸假寵
於柴桑頌君子之得輿情深賀厦知中興之有
日喜倍彈冠聊陳不腆之詞用布無文之敬緬
懷陶鑄彌切瞻依

答馮具區司成啓

門下品高凡格識邁人倫翕然出世之心憫焉

憂時之志海內士紳拭目而觀大業有年于此
矣屬者儲寀急賢方崇侍從之班胄學建德特
正師模之席玉鼎金鉉之望愈重儒宗羔羊素
絲之風鳳稱士範在今日如登高之招況南國
又過化之區鸞鳳之羽可儀螺蚌非族而肖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殆先生之謂與乃北宗之上
座爲虛東觀之直筆尚閣固且望君如歲行當
用汝作霖豈可使坡老獨榮遇于金蓮賈生不
賜環于宣室也哉秋不佞寤寐道雅何妨千里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十

同堂翹跂僊標庶幾旦夕一遇奉教拜貺情詞
溫蔚宛然而命之辱增其苑思荒裁言謝并以
不腆爲侑所慰不莊幸垂炤原

答劉節齋中丞啓

恭惟閣下霖楫全材斗山重望保釐多畢公之
績澤洽域中文武壯方叔之猷化行嶺外豈獨
勒勲銅柱爲萬里之干城卽且秉軸巖廊振三
事之風采秋居連花縣風沾渤海之餘波星借
薇垣深荷併懽之巨庇憩棠陰而思召伯瞻我

西邦仰崧嶽而望甫侯時維南極每馳心於御
李恨無翼而識韓乃承瑤札之儼臨兼辱珍儀
之寵錫爛然生色俛而含慙顧秋術業蕪疎何
以待兩端之竭器質窳陋行且憂五技之窮過
賜褒嘉益增踖踖敬陳不腆之謝用將爲好之
忱伏慚鑒涵無任悚企

答田鍾台宮諭啓

秋蚤讀先生之文傾心神品側聞長者之義景
行高標晞驥乘而未能登龍門以無自頃緣未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三 十一

吏猥佐下風一識荆州恍焉若夢如逢晏子願
爲執鞭分四璧之餘光自矜榮寵飲九河之微
潤幾滿分涯後進方有依歸

聖心亟隆簡任以宿儒掌翰苑天下文章處碩
莖於留京人倫師表璠璣美質一時借

宗廟之華杞梓異材指日需棟梁之用巍階伊
始大受方新顧驪駕追恨於離觴而鳳儀蹙阻
於晉接迺者過煩貺問寵以書詞倦惟華袞之
榮緬懷秋風之感用之掌握儼然若臨著之心

曾永以爲好愧乏瓊瑤之報可勝山斗之思瞻
台光於天上延佇非遙接僊馭於人間願言寔
切

賀李棠軒啓

恭惟門下以詞人之伯爲

帝者之師橐筆承明聿新鳳閣之樣論思宥密
親結

龍宸之知姓名久覆千金甌謨弼允諧於鏤鼎
屬因上宗之有待遂采國論之僉同蓋謂其代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十二

予言卽湏煩於鴻碩能典朕禮又無易於老成
用簡清衷宜歸雅望鸞停鵠峙專資南省之儀
刑金采玉相兼作北門之領袖瞻言舊學副此
具瞻方今羽翼未成疆場有警望公如歲用汝
作霖何翅濟川之舟允爲擎天之柱

天子毗以壯行之未艾國人恨其大用之猶遲
秋風奉輝光嘗蒙咳唾登龍日遠緬懷李膺之
舟聽履星高翹首公孫之閣空馳燕賀寔曷凌

兢

上山儀王相國書

仰惟老師身任天下之重心先天天下之憂海內
顯顯寔想保衡明光之業有年于茲矣屬者

宗社有霧授柄明德此天將興秦階之符而啓
我師以鼎革之會泰否之揆也兩月以來衆正
嚮用群小沮氣中外翕然彈冠相賀秋雖至愚
極陋聞於當世之故亦嘗承教于君子矣竭犬
馬而報知己此秋之一時也敢不布其腹心秋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十三

惟爲可爲於可爲之時易爲可爲於不可爲之
時難今天下雖未至不可爲而不可謂非難矣
主上朝講久輟矣務倦勤非有異常條奏異常
遷除

旨輒數日不下或竟

留中不省壅蔽已久習爲故事不請似非政體
請數或拂

聖心傳聞

起居違節刑罰失中階厲府怨大爲肘腋之處

有非臣子所敢言者不言計將奈何且如
冊儲之期大信不堅國本尚搖人心洶洶懷不
必朕之疑則格君難

朝廷法紀廢弛極矣闖葦之象兆形已成其勢
非解絃更張不可再鼓乃當事者一切因循沽
寬大之名徒多爲狐鼠地而承訛踵弊人且羣
欺歸厚驟而易其常轍逐景附響之輩嗷嗷生
謗卒或沮格而不得行則飭法難今天下物力
盡訥饑寒枕藉所賴以肉骨生死者惟親民之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十四

吏而貪風猶熾苛政如虎其何以堪之又如近
日撫按餽遺稍爲禁止而罪鍰不見減損豈必
皆解京充餉乎則專盈豁豁又爲奸人者利也
民於何蘇此安民之難也宰相攝

天子予奪之柄而爲天下之所奔走往往善人
巧投令人陷其中而不自覺如前日之小人險
於擠君子以助其黨今日之小人巧於附君子
以文其奸前日之小人方懷觀望今日之小人
將又萌芽此知人之難也士氣者國家之元氣

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
人頌首深揖口吶吶不吐辭則目爲
喜人直遇事圓融委曲則以爲善處
靡然成風爲士者不知有公道是非
虛美熏心無有設不然之事爲逆爾
凡大官皆然而相門爲尤甚稍不加
諤指邪正莫辨何以廣言路而作士
氣此聽言之難也相公當此五難天下
理亂之關惟此所不得不汲汲皇皇
開誠集思亦惟此秋則以爲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十五

格君難矣然

主上英明時有所不測之斷卽間有觸忤輒爲
回響猶不至如水投石似宜因明通蔽委曲轉
移如易之納約自牖過主于卷

冊立其首事也卽不得留侯之羽翼亦庶幾如
李泌之反復開悟從容以求必成可也飭法難
矣更張誠不宜驟而有必不可姑息者亦宜去
其太甚如沐鎮之驕橫邊邊不處益無忌憚稍
爲正法便足懼伏乃至軍士鼓譟

禁廷損辱

國體失今不戢將來愈不可制患且叵測豈遂不可左袒群黨以安人心顯誅首惡以維法紀乎雖然此猶一事也識者曰失不在法而在人不議人而議法何益今諸司令甲具在大都法爲情滅人爲情死者十而八九誠使紀綱之地紀綱之吏擇人任事無以闖葺不勝者充之未有清正嚴明之吏立于上而肯骹法以徇情者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十六

表端而景直理有固然然今之壞法蕩紀往往自朝廷始故曰朝廷正百官莫敢不正又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則表之表也安民難矣宜慎簡撫臣重懲墨吏巡按不必騰薦以樹桃李有司不必責課以爲殿最惟以墨著者令撫按不時劾罷不得以任淺假借若俟其貫盈然叢而後斥之民之爲溝中瘠者已過半矣又惟守巡二司分轄各道與郡邑之吏日相親臨所屬賢否聞見易真每歲終各令覈實密揭聞之

撫按撫按參訪覆覈密揭聞之銓部明分上中
下三等不許溢辭浮實則上無德怨之任下省
求謝不貲而撫按以此定司道之賢否銓部以
此定撫按之高下清吏治杜倖門計無要於此
者至如大計取選亦不必泛寄耳目傍增私竇
第由監司知守由守知令由長知貳而官評之
外兼採居鄉行誼其有品格卑庸浮競買譽者
亟黜之以示鑒戒近日部議罷卓異而上廉吏
良是顧秋竊謂舉廉不若祛貪祛小不若祛大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十七

而後民可安也人不易知知人不易而奔走於
相公之門其人品猶爲易見大都剛介寡合好
以忤言進者必君子也柔媚易親不務爲正辭
者必小人也於此辨之十得七八今之小人攻
擊雖不宜太亟然有不必不可去者熙豐之小
人不盡去卒貽紹聖之禍蓋小人在朝如癭附
頸如癰著面去之甚難蔓延甚易始若附君子
而終於必勝君子不可不深察也人雖至愚觀
人則明彼敢言之士固未必皆君子未必中無

私挾亦豈必不皆君子豈必盡出胸臆惟其言
有益於國是不宜槩以人廢如其不可姑置不
行亦無切責深罪以塞忠讜之門則賢愚僉獲
其益耳目不致壅蔽元氣振而天下治矣昔宋
室不競談者多歸咎於議論太煩惟文山有言
議論之臣何負於國失在不能用議論之臣耳
識者以爲名言夫有道之朝往往下求言之令
惟恐知者不言言者不盡卒未嘗以言爲病至
于今何獨不然誠令人人皆得盡言而毋以言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十八

罪人則人心自服議論自息是以求言止言以
不勝勝之者也智不出此而數數禁人言事又
禁不得發鈔又禁錮言者不許推用禁日嚴而
攻禁者日益力是滋多也豈惟禁言非盛世事
其爲計亦大愚矣此等諸禁必知自今無此然
言路通塞世道汗隆政地風標人心趨尚所關
非細故也五事所陳不出儒生常談而秋竊以
爲時事切要似無有加於此改絃易轍傾否爲
泰舍今日無期也惟師察愚者之千慮豈當局

之易迷而俯賜財擇焉天下幸甚秋幸甚冒昧
啓請不任悚息

再上山陰王相國書

春中兩奉手諭諄切篤至備極腹心秋何人辱
老師道義知愛彌高彌厚語云士爲知己者死
秋非木石敢忘圖報易歲以來未敢數數起居
自惟忤時待罪之人仇惡方深猜疑四起而私
門羣鄙方且無端交搆挾我輩爲奇貨郵筒不
絕于道秋一身之利害無足惜誠恐以不肖故
累及師友則負
國負志莫此爲大用是寧甘疏逖非其心也老
師必且鑒此矣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一

十九

祖宗有霧邪謀自敗正人秉政人望方殷豈其
涓埃能補淵嶽而秋不敢不效其款款者固謂
今日乃得一報知己欲自附於藥籠中物耳切
惟天下事雖甚難爲加意振刷爲官擇人亦無
不可轉移之理昔商文毅作相猶有求直言之
疏而況不爲文毅者乎士論一時歸之故秋之

愚以爲求言所以止言止言莫若使人無可言
而公舉措廣言路爲治平第一事服人心振士
氣精神能貫血脈周流皆繫於此秋交游最寡
又最淺陋不足以知當世賢者間從管中窺其
一二少宗伯趙公清正有識南臺長朱公簡直
不阿南中大臣此爲冠冕少卿朱洪謨王汝訓
曾乾亨董基寺丞魏允貞府丞許孚遠給事則
史孟麟李汝華御史則萬國欽李以唐李用中
章守誠王麟趾崔景榮黃仁榮楊鎬錢一本胡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二十

克儉諸曹郎則鄒元標顧憲成趙南星蔡時鼎
湯顯祖劉復初李復陽孟化鯉馬猶龍潘士藻
潘臬則李琦呂坤劉應麟丁此呂汪夔蛟王士
性張養蒙王國李三才范涑羅萬程耿定力徐
秉正李瑄賢守則范世美石昆玉陳璧近日選
取中則彭好古徐宗濬其人皆直節篤行才識
具非凡品置之左右隨時諮訪必有裨益若武
進吳諭德夙著才猷江李二逐臣似無大詬不
宜久棄草澤饒伸起而攻饒伸者猶安省闈文

舉斥而論文舉者未還邊尉恐公論不無餘憾
今之言者如七豺八狗之說雖似攻擊過甚然
調停之議必不可行此輩巧捷通神機關莫測
日夜謀爲已地惟恐正人之不速去餘焰之不
再熾也姑息之過反受其毒如近日一二奏辯
已見其心事大槩矣

冊立大計已定復搖可爲痛恨然

主上明聖前日有激之言或者猶可迴旋惟乘
機密請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一

二十一

旨從中出下無其名而德歸我后此奇策也極
知老師苦心于今更甚萬一有濟其功蓋倍于
留侯矣天下人心翹首此舉幸審圖之感激知
恩竭思布悃不覺縷縷統惟鑒察

上山西王相國書

秋窳惰無狀春首曾以兩空函附賁疏者馳上
顧辱先生裁教諄復何長者加意於疎遠如此
而秋乃負簡侂之罪於受知之門如此惶恐欲
秋曰者忽感暈眩之疾時作時輟猶冀靜攝

可痊故疏已再具而輟止何圖小人福力短淺
自頃十數日來瞑眩幾不能支度非旦夕可愈
遂復有此請伏乞先生俯順微尚爲秋宛白下
情亦既束裝待命矣如萬一不得請湏上再疏
恐來往耽稽亦并付去人順賁以行大要秋不
敢效世俗賣重希高尚之名亦不屑如近來嘗
試意向了局面勾當而已此惟先生能知秋亦
惟先生能信秋爲不欺也南北荒旱時事可憂
百千難盡病夫心熱易躁伏枕驚霍每念先生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二十二

體國獨誠此時憂時當獨切將何以爲懷乃近
得北中密信言先生再有論說深忤
上意亦且乞歸將得

允旨傳來語或未真病中得此益自增劇然不
諗先生言何事何以遽失

上心至此秋嘗竊謂

主上雖少倦朝講然用人行政率能任屬三四
賢相卽未必有轉圜之美亦不至有投石之拂
今建言者勤於攻

主闕而繼於言輔理似亦非易心之語秋跡屬
疎外見聞影響不敢浪及卽據所傳邸報中一
二亦往往私置疑駭本朝之設臺諫專於糾劾
不法耳今一有言及大臣則臺諫羣然起而攻
之雖同官亦自相矛盾不顧也挾臺諫爲重而
蔽塞正論前代惟晚宋爲然乃最熾於今日矣
自古疏入而曰不報曰寢不行者皆得具載史
冊誠謂一時大建白大綱紀雖或見阻於昏亂
而令後世知當時亦有見遠登微補弊救壞之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二十三

術所繫不小故賈董衡向諸疏備於漢史者皆
所未嘗經行至劉蕢一策不過一落第舉子唐
書亦備載其詞而不遺使在今日其湮沒可知
矣夫禁使不發鈔是何心而又有申飭之者是
又何心也

國朝令甲使人人皆得盡言毋令阻隔故雖遠
者如振瑾近者如嚴張未嘗下

詔明禁部屬不許言事獨創見於今日耳夫吾
無可溼之跡人亦何樂於言哉以此知非大公

之體也開國至今二百餘年未嘗有請告居憂已甘退休而復遭論劾者即使其果鉅姦宿猾猶將憫其廢棄而置之況加於海內之名流哉欲絕其向進之階而豫爲折萌之論謂天理人情所安乎氣節者厲世磨鈍之要機也故淮南憚一汲黯而驕豪之卿相折心於房綰彼誠慕其風而知戢也今一切仇立節者爲好異目守正者爲矯情惟取模稜軟媚者謂足以供吾之願指而狎比之尊顯之卽所有拔及曩所嘗負

峻節直諒者亦必視其今日回面順旨之意何如然後驟貴久要以忻動天下此輩旣皆海內所慕尚且感恩誦德之不暇於是訑訑自侈其聲音而巧猾無耻之徒乘間鬪進天下靡然顧化而所謂真氣節者折北而遠避此人心士習之所以日就頹靡也賞罰

朝廷之威福務至公而不乘私意則不獨賞足爲榮而罰亦可以鼓舞羣志近年觸怒

主上者無若潘大中丞一旦以河決難共治者

遂起寄重任是

皇上於喜怒之際絕無專主也乃如黃道瞻孫如法久竊下位此猶曰負犯上之嫌也其直言忤時者或正推別用或遠調下遷或久挹不理借一二磨切人主者詭托之于不可測之用舍而化干公議附私門者卽有遷謫曾不逾時而清華躡躅矣郡縣佐屬年來不加職者之多方稱壅塞乃使未嘗涉足吏承者一日得官餘千餘人以去猶務容納曰成人之美彼於久次不得者又何獨忍耶江李二知州迫使無聊不無失策朕其心皆爲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三五

國其言皆務明法必極力攻排已棄其人而猶汚其行分宷之於楊忠愍江陵之於劉御史殺之而已不令其辱至此也史孟麟趙南星皆篤學強志吳正志薛敷教饒伸高桂皆公正發憤未嘗敗名教犯官箴何攘臂切齒使之無以自容彼有縱貪漁侵法紀者何累劾不聽其去卽去而猶使之有餘榮耶宇內名德如歸德沈宗

伯餘姚趙司馬棄在田野薦牘且有不及而關
西魏尚書清望絕羣臨海王侍郎謀猶出眾不
及其未衰令一展布恐河清難俟矣意欲有所
全活遂致停形且八年因救李中丞之東而忍
逐一君子西河之地幾半入虜惟務掩蔽養亂
不知後日一蹶誰可收復貢市諸禁俱廢輸金
錢若漏卮不知後日一有不繼何策可御虜之
無生心凡如此類病中不能盡憶亦不能盡言
倘先生猶可少逡巡焉庶幾望異日之改圖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三六

宗社之幸也秋苟幸無死庶幾可爲太平之逸
老窻秋之幸也左府經歷瞿汝稷尚寶少卿曾
乾亨戶科都給士中王繼光車駕司主事王士
琦皆卓朕深詣不測時俗先生幸括日遇之秋
不敢以私人進也歸田後不敢復通問貴要遂
吐露至此聊得十一知先生諒秋於形跡之外
又必能庇秋於安全之地他不敢強竇也惟先
生寬其罪而少垂焉幸甚

上張洪陽先生書

先生之入秉大政也中外顛顛存中興之想固知先生開誠布公畢相羣策解絃更張不遺餘力此天下之共望於先生先生亦無難於孚天下之望林所悉也顧在今日有甚難者西事然眉人心搖動剝膚之患漸不可支然愚以爲國家全盛之勢

九廟在天之靈一夫作難未必遂有它虞選將募兵策力可施其難似猶易也惟是

主上深居縱體不以天下爲憂廟祀不親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二十七

朝講久廢大臣無所親任而狐鼠得竊威權其機在關鍵樞紐之間而其害能使烏獲孟賁無所施力此蓋

聖心有蠱君側有奸掖庭有不測之怨椒房有莫解之覺血脉中乾而不理神氣外格而不通況乃

主鬯尚搖大信未回天下洶洶尤有不必然之疑先生憂思已久艱大方投不知計將安出優游觀望誠所不忍第以一言塞責一去爲高急

於自明其志以伸節於天下恐忠臣仁人之心未盡也秋竊以爲相臣之義與庶寮異之心格功與顯評異濟時之効與潔身異納牖之指與阿承異易所稱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此三言者於今日或有攸當至如精神所感金石可開則回天之力非先生誰賴也野人有芹蘆欲一獻伏惟鑒察幸甚

又與張洪陽先生書

爰立命下四海歸心秋之喜而不寐又有萬倍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三六

常情者顧今日事勢先生適際其難狀汲汲焉足以寢淮南之謀一韓魏足以安天下之泰山固知先生無難也法紀廢弛已非一日誠不可不亟爲更張乃其失不獨在法闡葺之吏始以夤緣幸進又以姑息議留未有人以情用而不至法以情廢者今宜更置其人公正廉明之吏立於朝而執法者誦矣大吏不徇情執法而小吏誰敢不濯磨自新語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議人以議法此更化有漸之理也聞

今日廷中有議爲調停者豈其未覩於元祐紹
聖之故轍也乎小人在朝如癭附頸如癰著面
去之甚難蔓延甚易今之小人陽附君子而陰
以伺君子之間尤不可不深察也言路通塞關
乎

國運近日

廟堂猶似厭薄論議至有請

旨中飭者是又前日禁言事之故智也昔商文
毅作相且有求直言之疏士論一時歸之而況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二十九

不爲文毅者乎秋竊以爲使人人得盡言無諱
可則行不可則罷毋務以言罪人則人心自服
議論自息是以求言止言以不勝勝之者也不
務使人無可言而務禁言揚湯止沸徒滋多耳
數數禁人言事亦非盛世宜有也此兩者似爲
今日救時第一義振士風收人心匡世道維國
脈計無切於此者願先生圖之改絃易轍傾否
爲泰舍今日無期微先生誰望也正己物正開
誠布公秋所以報知已如是止矣惟賜財擇幸

甚

報漸菴李中丞書

客冬迨春杪凡再奉門下手教披示極切維誦不敢忘秋懶慢故是習稟邇來又重疾苦遂不及致一竿牘報謝何物小生辱長者殷勤接遇而顧自棄於相知之側如此秋於初春忽患暈疾顧仆公座幾至不支頃復增劇度非時日可俞遂具疏懇請冀得蚤歸慰此生全之念若謂動於意氣又或如世俗探取旨向謬爲恬退以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三

文其繁戀之跡秋所甚耻必不敢蹈病中得聞新冢宰之命海內翕然向慕秋時爲灑然既又念門下晉居大中丞得總攬網維凡恆抱一切之士莫不踈心稱快秋斯時爲起舞掉鞅不自知沉痾之本體也顧今日天下尚稱治安在事諸公皆和簡寬博向慕美善非有滾滾巨慮畏不可測之意肆毒於民上也狀而南北災沴屢奏民窮財絀勢日岌岌中國日敝四夷日驕貪墨之風日熾浮詐之習日長當事者亦思挽回

之積日累月曾不得尺寸之效豈叔季之俗果不可反將聽其自流乎愚以爲紀綱之地尚未得提挈之原振刷之力或未究轉移之本天下不從上之令而從上心神之所注亦已久矣奈之何忽其要而務嘵嘵於其所不信者哉

國家之設六卿以吏部總百官而以御史臺糾察百司之闕失視他卿加重矣邇年以來吏部乃爲徇私滅公之主操用舍之權爲人酬德而報怨謬名之忠厚曰老成天下靡然所不敢論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三十一

矣至如臺諫之有糾劾是正其察姦之職賴之以振肅百僚也今一及要人而犯其所甚忌則羣然起而攻之爲之長者不禁已失矣亦復操戈而爲之援焉以是謂全大臣之體不知是乃乖

於朝廷之體也言及大臣是非委之公論去留聽

人主而已二百餘年未嘗有保留之說也今時

且視爲奇貨爭攘臂而恐後矣夫爲之言官已

非矣大臣亦復尤而效之是何心也令甲所載使諸人皆得直言無隱故雖振瑾嚴張之暴未嘗明

詔諸部屬不得言事也創之自今始耳創之迄無言其非乃又從而申飭者獨何心也古今論說不行於一時者其文往往備載冊史蓋使後世知當時有明智之士亦使知其處置方畧中合機宐者爲後之觀法耳今獨懼發及其陰私乘微有阻格之隙槩使之不得發鈔又從而申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三

明重禁之者亦何心也御史出差有不易之次雖江陵當國未聞有大紊其序者今則公行請乞親昵巧猾者趨其近且利疎遠質木者得其遠且難卽御史退而嘖嘖後言不置矣而紀法之宗而首自變常易叙可乎行取採訪不能不寄耳目於御史爲其各任巡歷於百縣諸司審知其人也今乃有先受密約分部體訪凡少有意氣不入牢籠者一切豫誣以不可知之事必使不與臺諫之選主爵者心知其寃始從而尉

之以清署清署不足而添設之員加之於必不
可添之地以故豪傑飲氣而揚揚得意者皆私
人也往時巡按差滿不得携一物二三十年前
未聞御史饋京師要人至數百金者今猶視以
爲常至各差互相問遺一交易間東西相轆泊
而歸舟之圖書悉滿蓋之金寶彼視大舟者等
不幸而發覺耳此外薦有謝獎有謝到家有候
復命有候入覲有饋出訪單有饋爲郡縣者日
經營奔走之不暇而欲無濫取於民守清白之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三

規此勢之所必無矣傳云錢一本者入臺而無
與立言此非惡暴其短耶愚謂如錢君求之於
今亦不易得矣惟風紀之司或未盡公平故是
非混淆早賢亦惟任意倒置峻節危言者仇
之爲立異雄奇斷馳者鄙之爲敗常言中其欵
則求之心而曰是有爲舉得其人則辨其類而
曰是相黨依阿軟媚者尊顯而方正奇偉之士
抑折而遠忝天下之士皆務於掩飾因循非一

日矣今所幸惟先生膺此要任澄清之志既所

素抱而才氣德望又足以壓人心而使之聳聽
易慮能少加意嘿爲之主持焉不終朝而可見
清明之象矣幸甚幸甚瞿叅軍汝稷王車駕士
騎唐儀制伯元姜戶部士昌馬比部獮龍皆邃
養精詣人倫之表而其他若御史丁賓副使蔡
文範府丞許孚遠叅議丁此呂王士性餘姚趙
司馬關西魏司徒一時風德奇才豈容久棄遠
外如先生建升平之業當於此數公者有賴矣
秋自分將閱影林壑於生平知己者之側不一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一 三十四

吐露則歸而有餘憾遂發其狂言至此亦知先
生愛秋當不令章揚而召之怨於禍也伏惟先
生亮鑒不宣

與石東泉大司徒書

頃者旱灾頻仍南北交困國計民生日就窘縮
明盛之象豈宜有此昨讀門下處置財用一疏
至欲博採群議集衆思以益國計仰諗門下憂
時之懇切經慮之宏遠當必有奇謀石畫之士
出而應門下之求以紓

國家之急第古今之善理財者不言生而言節
迨國運休明之久其文物旣增修則財用必侈
耗利孔必無遺議所當言者獨有節而已矣旬
月以來又見諸臺省各陳所見犂然具備而其
最要者已略舉於王給事之一疏今天下費之
最鉅者無若邊餉其侵漁蠹冒弊出百端亦無
若邊餉顧人知之人能言之而迄不得其要領
者以權在督撫隱蔽自上則下相回互受計支
吾則推尋無跡故欲清邊餉須公忠潔廉者一
改轍而更圖之乃可耳不能卽僅得毫芒所補
幾何也今之所最蠹財而害民無如鑄錢一節
言者雖紛紛迄未有竟其根株者乃弊原則在
數更而屢變也本朝洪武四年始開局造錢未
幾旋罷中間正統天順成化正德皆格不鑄獨
嘉靖鑄錢最多十九年已有所得不償所費之
詔後又更造洪武正德年號各百萬錠費且不
貲國用亦坐以空然

世廟在位久至末年錢始通行其舊錢及洪武

永樂宣德弘治諸錢皆廢矣未幾易以隆慶又未幾易以萬曆每一更易之際列肆兌錢者資本一日消盡往往吞聲自盡而小小市販輩皆虧折其母錢傳相驚疑雖官府日有囊頭拳拮之罰迄不得行姦民又乘間造爲飛語或曰不用火漆或曰不用金背或曰嘉靖隆慶萬曆兼行小民旣無所主而先積錢之家出其所蓄賤售以償十一錢百文重銅十二兩所易銀不過二三分而已乘北之缺自南而載以往乘南之缺自北而載以來又乃私自鼓鑄輕其銖兩雜以鉛錫故賤其直以亂真者而小民耳目益無所憑錢法迄壅不行坐此今聞水衡所積貫朽而民間一聞布錢之令疾首相告夫錢本神物其流行與否非禁令可齊要於民之所便而已不然何數十年前唐宋錢通行日民不告病而今嚴行

當朝所鑄反告害稱不便也秋以爲繼自今請暫罷鑄錢南北歲省數十萬金獨無奈內之常

例外之射利者何秋以爲非門下不能一截其
流也錦衣官校光祿廚夫他諸役詭影者凡外
省遊食負罪避難之徒誰不冒籍食糧於此歲
費錢穀無算近亦有論及此迄格于中人報罷
秋以爲非門下顯諫力爭不能一節其冗也蘇
杭二處財賦極重已偏苦矣而今日之最受害
者又加一織造府方其初年猶能浮視節省得
清約之譽邇來滛巧日進費用日不足借名加
派非分要求織造之家十空其九其間自數百
金數十金最下織戶皆轉徙他方其桀黠者皆
去而爲盜舊歲羣聚府城幾成大閔禍有不可
勝言者秋以爲門下宜乘聖心憂危之時可請
而罷之也秋愚不學不能周知

國家大計偶觀門下虛懷廣聽欲盡天下之見
聞秋故不能嘿嘿乘便一吐其愚如此實無裨
於門下之萬一他與利除弊諸說備於諸君子
惟門下擇其要而行之以實政未必不可紓目
前之急也書不盡意炤啓甚幸

與陸五臺太宰書

自老先生秉銓以來正人日見嚮用羣邪漸以
屏斥此仕路清明之會世道轉移之機也每除
書下豈惟賢者彈冠卽素有不肖之心者亦自
退沮愧屈之不暇何敢再置一喙孔子所謂舉
直錯枉則民服非虛語也可謂今日之人心非
三代直道而行之人心哉邇來惡議論者徃徃
欲以力勝之何異揚湯止沸見甚左矣誠如近
日舉措公明人心自服異議自息是謂以不勝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三十八

勝之言路從此可開國是從此可定天下太平
機括也秋至鄙陋辱老先生知愛不淺何敢以
諛詞爲獻竊惟內君子外小人爲泰內小人外
君子爲否一君子未進猶有拔茅之望一小人
未去恐遂爲嘉穀之害故去小人猶亟而其勢
又最難今之言者攻擊太驟如七豺八狗之說
誠非盛世宜有然自昔調停之議本以君子容
小人而終於小人反勝君子徃徃爲國家禍大
都法壞於情勝禍起於姑息沿情者無論卽姑

息之心始於愛惜人才愛惜太過亦足以累知
人之明不可不深察也考選在邇計典屆期兩
事皆天下觀聽所關前讀老先生條議罷卓異
而上廉吏誠今日救弊切要秋竊以爲舉廉莫
若去貪去小莫若去大至如考選不必泛寄耳
莫亦不必盡憑薦劾官評之外兼採居鄉行誼
寧慎其選不求備官其有浮競買譽品格卑庸
者顯黜一二以示鑒戒亦清吏源正人心之大
端也歎歎之愚不辭猥浚惟願慎終如始以人
爲鑑伏所以報知己如是止矣幸賜財擇曷任
感悚

上楊座師書

遼互之役今日正當其難狀以吾師才略膽力
臂猶豕尤含景直之無前難則何有顧封事外
壞俊情甚明用事者一切務爲彌縫欲以假表
塞責苟緩旦夕之誅至謂朝鮮仇封督撫姪成
已而督撫定制不敢言朝鮮叩關不得請而道
路噴噴且不能無遺議於封疆矣蓋今之謀

國者既無深思遠計又多遂非文過及至敗露
勢必駕禍七人耳密聞

廟謨陰有棄朝鮮之意不知朝鮮棄而遼左危
陵京獨得晏然耶左計甚矣今所賴爲隄防備
禦令可戰則戰可守則守不失萬全機宜惟封
疆之臣是望封疆大吏利害切身當爲則爲不
必盡從中制當言則言不必盡爲中諱事成不
預其功事敗不受其禍策之上者也總制公忠
義家傳時望所屬春秋之義備責賢者故欲以
剋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四

是效欵欵倘吾師不以爲迂狂相見或一微露
亦共事相成之雅也如何如何頃建議者謂遼
左猝有緩急所欲寄重吾師不啻干城鎖鑰此
議行授鉞且在旦夕吾師卽欲辭去必不可得
乃者疆事方艱恐非才賢養安之時無論避難
議其後固知門下生平自許先

國家之急而後身圖亦不忍輕言去也時事石
塞牢不可解長安景象殆不忍言人情洵洵不
知所底有識之士獨日夜思爲高蹈計耳況如

不肖尤以老親縈念歸志甚切特以史事羈鞅
暫不敢請然此心勃勃必不能爲久戀計日作
長安客可堪憤懣新建公雅志不在他人下顧
其時猶有所沮抑而不得直行言者已不盡諒
卽使得行所志精神力量亦未可知自昔救時
之相雖由才畧亦必有一段真誠爲國虛心使
言然後士心悅附衆思湊集乃足辦耳萬緒縷
縷未敢盡言所恃炤蒼

與人論邊事書

劉大司成集

卷之十二

四十一

秋寡陋而闇於機宜偃蹇而拙於世故頃以款
欵之愚觸時取忌自分爲世畸人明公乃溢辭
獎借以爲可教亟欲進而與之籌邊秋不佞何
足以佐末議今天下非小弱也邊軍之費歲不
下三百餘萬不用之養士而用之媚虜其半且
以實筐橐而填尾呂矣邊臣之精神勞於闕闕
債帥之物力耗於夤緣卽有勁卒利兵無所復
之不展轉流亡有胥而靡耳兵食之困蓋由於
此今之言戰者張空拳以當猛虎誠爲孟浪乃

目經略以來亦未聞何策募兵募兵何事何策
轉餉轉餉何用其究不過持空文以塞責張虛
伐以掩敗如是止耳誠有如尊教所謂紙上文
章云者不蓄艾而求已病已爲失策而又哆言
大創收功桑榆恐河清必無日也天下有識之
士咸謂宜亟絕市賞勿與爲媾而我以和市之
資爲募兵養士之資不加餉而用自足關陝固
天下精勁處也利害所迫忠義所倡必有賈勇
爭先者誠得其死力何民非兵夫和市絕則害
速而禍小市不絕則利近而禍大擇害莫若輕
較利莫若遠今計不出此而務彼天下固無岳
武穆寇萊公其人亦安所用耳此識者所爲拊
心而扼腕也秋竊謂天下非邊才之難而實心
任事者之難明公真誠遠識所謂師中丈人也
燕然之業夫復何讓秋不佞願橐筆以俟

